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J.P.

楊耀忠議員，B.B.S.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J.P.

缺席議員：

梁耀忠議員

楊森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霍震霆議員，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先生，G.B.S.,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我很高興來到這裏和大家談話，並就香港各方面的問題和大家交換意見。不過，在此以前，我想首先談一談有關經濟方面的問題。我曾經多次說過，帶領香港走出困境，恢復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是第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

香港目前面對的挑戰，是經濟全球化和知識化、內地經濟全面開放和快速發展，以及香港回歸前遺留下來的泡沫經濟爆破所帶來的沖擊和負面影響。我們目前面對的困難包括持續的通縮、經濟增長疲弱，以及高失業率。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途徑是經濟轉型。

香港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香港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國際大都會，發展的目標是要通過採取有力的措施，鞏固和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商業營運中心和旅遊中心等強項、加強我們和珠江三角洲的合作、推動創新科技行業、運用新的知識和技術，走高增值的路向。新班子在上屆政府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全力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推動經濟走出困境，強化香港各個強項，進一步鞏固和促進這些強項的發展。經過多年來和近期的努力，我們可以看看在各個正在發展的強項方面，正在發生甚麼事情。

在金融中心方面，香港雖然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和經濟周期性的調整，受到外圍很大的影響，但卻一直在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內地 10 間最大的上市公司中，有 9 間是在香港上市的。就今年而言，在 100 間香港上市的公司中，有 60 間是和內地有關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現在和將來一定會繼續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不但對我們自己的國家，對亞洲來說也是如此。國家每年所吸引的外國投資現在是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其中 55% 左右，即大概 250 億到 300 億美元是來自香港或經香港進入內地的。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總共製造了 436 000 個就業機會，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的地位一直在鞏固和強化。

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營運中心，現在的情形又如何呢？其實，在香港匯聚的外國公司每一年也有所增加，在 1998 年有 2 500 間公司，現在已達 3 200 間。在其他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各類會議展覽活動對香港也是很重要的。香港素來也有展覽之都的美譽，在去年，有 49 個國際展覽和超過 900 次國際和公司會議在香港舉行，參加的人次共達四十三萬多人，這些活動為香港帶

來很大的經濟收益。我們一直也很努力地維持我們在亞洲這方面的優勢，所以，政府和機場管理局正策劃在赤鱗角發展一個新的展覽中心。相信大家也知道，這個展覽中心會在 2005 年落成。此外，貿易發展局因應需求預測，正積極研究在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進行第三期擴建計劃。政府對這些構思持很積極和支持的態度，希望有關方面能夠盡快決定和推動計劃。

其實，內地經濟發展至現時，大家可以看到內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基地，也成為全球一個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以香港的歷史和地位，是很適宜爭取成為內地和全球其中一個貿易中心的。我們對此有一些初步的構思，會進一步加以研究和發展。我希望將來能夠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想法，也希望大家能夠多些提供意見。不過，話說回來，我們在商業營運中心的地位上一直也是做得很好的，在未來數年，隨着經濟轉型，我們必須進一步加以鞏固。

各位，香港作為物流中心的地位，其實在過去數年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也許我們暫時不談物流，先談一談空運方面。其實，3 年內（即 2000 至 2002 年），香港兩間航空公司，即國泰和港龍，共增添了 25 架飛機，令該兩間航空公司在 2002 年年底總共擁有 100 架飛機。在未來 3 年，港龍會再增添 6 架飛機，而國泰則會增添 7 架飛機。國泰今年較早時宣布會增聘 1 300 名員工，而港龍則會在 2003 年增聘 250 人。此外，在貨運方面，或許大家也有注意到，國泰與國際空運速遞公司（DHL，即敦豪）合作，利用香港國際機場擴展其空運服務，並計劃在 2010 年前為華民航空公司購買 8 架貨運飛機。其實，這項合作是很好的。DHL 會在香港投資總共 5 億美元和利用香港作為亞洲的營運中心，這對香港來說是很有意義的，也是一項突破。在海運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香港繼續是全球第一的貨櫃港，九號碼頭會在 2005 年全部落成，屆時我們的容納量會再次提高。其實，九號碼頭共耗資 100 億元，在 2005 年落成時，能夠提供 1 400 個就業機會。為了促進我們物流業的發展，我們計劃在北大嶼山興建一個物流園，一個 just in time 的物流園。我們正在積極推動這項 project。為了維持在這方面的優勢，我們會積極降低營運成本，特別是在羅湖和落馬洲方面，我們要繼續努力，使貨物和人的往來更暢通。整體而言，在物流業方面的就業人數其實很多，單是在運輸和倉儲等方面已達 10 萬人。所以，香港作為一個物流中心，隨着華南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我們的地位會越來越鞏固。

在旅遊方面，我想我也不必多說了，事實上，我們看到今年來港旅遊的人數會有雙位數字的增長，超過 1 500 萬人。在未來 3 年，隨着迪士尼樂園落成——除此以外，我們其實還有一個香港濕地公園，工程進展也很良好——加上落實東涌吊車，以及我們很快便會批出水警總部，因此會有相當多新的景點。在旅遊方面，我們會不遺餘力地確保在未來 5 至 10 年內，到港旅遊的人數會不斷增加。由現在至 2005 年，會有 20 間新的旅館落成，創造

出 8 000 個就業機會。所以，無論在物流業或旅遊業方面，我們其實也會視乎自己的強項而努力發展。

我想在此談一談高科技的發展。政府在高科技方面是扮演甚麼角色的呢？是一個協助和開導的角色。推動創新科技，並不是說要爭取生產某一種晶片，來和上海或深圳競爭，因為我們在這方面其實是沒有優勢的，也不是說我們要在製造電腦方面和東莞競爭，因為我們是沒有這項優勢的。我們推動新科技，是要好好應用科技來提升我們的效率，幫助我們走高增值的路線，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在 1998 年，本港個人電腦的家庭滲入率為 35%，現在已增至 61%；在互聯網方面，在 1998 年是 12%，現在已達到 50%。所以，可以看到在這數年來，本港在 IT 方面的發展是很蓬勃的，就業人數已增至 7 萬人。我們可以看到，隨着這些軟件發展，整個香港的效率是提升了的。

政府另外一方面的努力是在設計方面。要走高增值路線，製造自己的品牌，便一定要先有設計。在這一方面，我們會盡量幫助業界，尤其是學術界，研究如何將設計課程做得更與時並進，以配合業界的需要。政府所擔當的另一個協助和開導的角色是在集成電路的設計，即 IC design 方面。業界曾指出，香港的集成電路設計是很有潛力的項目。我們的科學園和應用科技中心現正就這方面很專心地進行 IC design 的研究工作，有關方面也很有信心會在兩三年內取得很大的突破。其實，在此我也可以順道談一談昨天宣布的 photo mask project，即光影膜的 project。這是一項達 8,000 萬元的投資。其實，光影膜的投資和集成電路設計是相輔相成的，這項投資亦顯示我們正在走的路線是正確。在創新科技方面，我們只是剛起步不久，創新科技的路途是很遙遠的，但我相信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以下我想談一談我們與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在優勢互補的情況下，兩方面合作得越好，大家便受惠越大。現在，已可以看到很多台灣公司、日本公司及外國的中型以至大型企業會結合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和珠江三角洲的生產和市場優勢，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投資。這種優勢互補為香港的工商界和香港的經濟帶來新的動力。我們要做些甚麼呢？要確保邊界暢通無阻。我們要做到甚麼呢？要做到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東西岸也有最好的連接。我們還要做到甚麼呢？我們要做到香港是珠江三角洲這個新經濟領域的最大原動力。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努力，我知大家也在朝着這方面努力，前景是非常好的。

其實，我們為了確保在發展方面得到成功，還正在多方面努力。在人才方面，我們正整體地檢討人口政策，由政務司司長負責處理。我們會繼續投資教育，改革現有的培訓和再培訓，以求做得更好。我們必須正視和推動兩文三語，確保香港在這方面長遠的優勢。我們要致力改善居住環境，使每個香港人和每個來港投資、旅遊和工作的人也覺得香港的居住環境很好，是一個值得大家自豪的城市。我們會進一步確保香港的營商環境良好，有一個真正為市民而設的營商環境。

在結構性的問題方面，我們也看到存在着長期的失業問題，因此會積極扶助傳統的工業和鼓勵工業回流。雖然我要很失望地指出，直至現在我還未看到任何實質的建議，但我們會認真考慮任何這類的建議。

在過去數年，我們其實已為經濟轉型做了不少工作，亦初步看到成效。我知道對面對失業的人來說，一切仍然是很渺茫。我也知道面對經濟轉型，對可能失業的人來說，前途仍是灰暗的。例如我今天看到報章報道，有一位 72 歲的老人駕駛的士時撞傷小孩，我相信他一定感到很難過，但我知道這亦反映了很多香港市民面對的困境。我們剛才提及的很多事項未必能夠即時解決這類問題。雖然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安全網，但我們一定要在上述方面努力，因為我們須接受的是，世界的經濟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自己國家的經濟亦正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香港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和整個社會也不能故步自封，我們要接受這個挑戰，隨着大環境的變化爭取生存和爭取新的立足點。我們要有新的定位、新的方向來創造新的繁榮。

各位，我在 1996 年參選行政長官時曾經說過，在一片繁榮的景象背後，我看到很多隱憂；例如泡沫經濟可能爆破的隱憂、競爭力惡化的隱憂、教育制度未能與時並進的隱憂，也常常說這句話：“我們要居安思危”。今天是 2002 年 10 月，我們正面對着很多挑戰。在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拿出我們的信心來。我們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是有基礎的。我們是有優勢的；我們有自己國家作後盾的優勢。我們又可以看到在過去數年，所走的路線已初見成效，正在走出方向來。我們為了未來經濟轉型成功，已走出了第一步。我們亦已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我知道經濟成功轉型的道路是漫長的，最近外圍經濟的發展對我們而言也是比較負面的，會使我們的工作更為困難，但只要我們繼續努力，到最後我們是一定會成功的。這也是第二屆特區政府、我的同事和我未來最重要的工作。謝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共有 27 位議員在輪候提出質詢。在提出質詢及獲得行政長官答覆後，該位議員可以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涂謹申議員：主席，行政長官以往數年都是在 10 月發表施政報告的。市民很關心經濟和失業的問題，但行政長官卻把詳細的政策建議押後至明年才公布。相反地，市民最擔心的是自由受限制和減少，而行政長官卻現在提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這是一項富爭議性和會分化社會的立法。我想請問，在這時候引入這項立法，加上負面的外圍經濟因素和香港現正面對的問題，從大局的角度來看，這是正面還是負面？既然行政長官已用了 5 年時間來詳細考慮、搜集建議和等待，那是否必須在現階段立法？行政長官曾表

示在這項立法建議中，有關的自由是不會被削減的；但回看諮詢文件內一連串新的刑事條文，政府大幅增加了警隊的權力，亦把一些內地限制自由活動的概念引入，與香港的法制掛鉤。如果無須限制自由，又或自由一點也沒有減少的話，又何須訂立新的法例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嘗試簡短地回答這項質詢。在經濟方面，我們一直進行很多工作，而我們亦會繼續進行。我上次曾表示，我日日夜夜也想着經濟，每分鐘都在想着經濟，每分鐘都在想着經濟復甦和就業問題。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目的是為了國家安全。為甚麼要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呢？第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為了國家安全而自行立法，因此我們有責任立法。事實上，立法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是你、我和大家的共同責任。我亦想強調，履行國家安全的責任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成功落實的基石。

為何要在現階段進行立法呢？其實，在過去 5 年，我沒有主張立法，是因為我覺得應該讓市民大眾對“一國兩制”的落實增加信心。5 年已過去了，我相信大家現在對“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已經很有信心。我們這項立法建議，完全是建基於普通法和現有的法律基礎，全部符合《基本法》、《人權法》和適用於香港的兩條人權公約。我瞭解有些市民擔心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會模糊“一國兩制”的界線，我可以理解市民的憂慮。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我希望市民不要純粹聽取意見，最重要的是看事實。我們且反問自己，在過去 5 年，我們的權利是否被削弱了？我們的自由是否減少了？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的權利和自由度是增加了，從來沒有減少過。所以，我相信，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國家安全而立法，是每一個中國人為了履行責任的一項立法。已經過了 5 年，現在正是立法的適當時候。這便是我的觀點。

此外，第二屆特區政府要做的工作實在很多。就這項立法，當然要讓各位議員詳細考慮，希望可以盡快落實，之後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工作須進行。在經濟方面，讓我告訴各位，我們是會繼續努力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兩年來，每當我們會見行政長官時，我便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時間，向他進行游說。現時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會召開，可能會出現新的領導班子和新的思維模式。中國已草簽了《國際人權公約》，亦加入了國際貿易的大體系。既然我們已經等待了 5 年，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考慮，是否有需要這麼急於立法呢？在大進展的問題上，我們今天如果訂立了一條這麼嚴謹的法例，日後反而會被新的中國領導層訕笑，被整個大形勢耻笑。如果我們選擇遲一點才立法，在看清楚中國發展的整個局勢，看清楚中國對於自由和其他概念的看法後才立法，是否更適當呢？

行政長官：主席，照我所看到的文字和聽到的有關概念，這項立法並不算嚴謹。與其他國家比較，例如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比較後，可見香港的這項立法還是比較寬鬆的。

第二點，無論我們是哪個國家的公民，也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中央人民政府很信任我們，通常涉及國家安全的立法事宜，是由中央政府處理的，但它現在讓地方政府自行立法，便是高度信任的做法，所以我們更有責任盡快立法。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法例，因此，我們也必須完成這項工作。

陳智思議員：主席，美國議會正在辯論是否授權喬治布殊總統下令對伊拉克動武，而行政長官在出席近期福布斯(Forbes)全球行政總裁會議時亦被問及這個問題，行政長官當時的答案是，對香港的影響須視乎戰爭時間的長短。行政長官剛才說了很多關於如何改善香港經濟的計劃，我想請問在這方面，香港政府內部或行政長官曾否作出任何評估，該雙方一旦開戰，對政府的計劃或對香港本身有甚麼影響？政府有沒有任何短期、中期或長期的應變措施？

行政長官：主席，其實我和我的同事對周圍的環境一直都有進行評估，例如數天前，日本新委任的經濟部部長 TAKENAKA 先生宣布了一系列關於金融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實行的話，短期來說，可能會對日本的金融體系和大公司的運作造成深遠的影響。至於後果如何，例如日幣的變化如何、對香港的打擊如何，我們亦有作出評估。

第二，最近美國股票價格下跌了很多，其實全球股票價格都在下跌，這對全世界銀行體系的影響如何？現在銀行受到很多電訊公司破產的影響，究竟對香港又會有甚麼深遠的影響？這些也在我們的評估之中。

第三，美國在 corporate governance 方面出了很多事故，市民對有關方面的投資失去信心。在這個大前提下，將來股市和債券市場的反應對香港的影響，我們都在掌握中。關於伊拉克的問題，我們也有作出評估。因為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所以每一件事對香港都是有影響的。關於伊拉克事件，從經濟角度來看，不打仗是比打仗的好；如果是開戰的話，早結束是比遲結束的好。戰爭時間越長，情況便越不理想。

總的來說，作為香港特區的領導人，我們對世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要掌握和評估，有關事情對香港的影響如何，我們都會進行評估。

陳智思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提及很多其他因素，並不只是伊拉克事件，但就他剛才談及有關改善經濟的計劃，在時間方面，會否受到重大的影響呢？

行政長官：主席，陳議員的提問很好。其實，我們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如果外圍經濟是好的話，對我們經濟轉型的速度是有幫助的；但如果外圍經濟差，對我們經濟轉型的速度是有負面影響的。不幸地，最近的發展都是負面多於正面。雖然我們現在都很擔心有關情況，但希望有些問題沒有我們想像中那般差。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今天想跟董先生談一談交通費的問題。香港的交通費昂貴，是人所共知的。董先生應知道九龍塘是兩鐵的中轉站，我們曾就鐵路的收費作出計算，大概是每一公里收 7 毫。由於香港交通費非常昂貴，很多市民每月要花上 1,000 元的交通費，佔了收入的一成甚至是兩成。現時經濟不好，一方面市民為這些高昂的交通費要勒緊肚皮，但另一方面，兩鐵於去年卻總共賺了六十多億元。

我想請問董先生，他認為這是否公道？廖局長上場後狀態很勇，要求很多交通機構減價，不過，換來的只是小恩小惠。政府既全資擁有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也是地鐵有限公司的大股東，可否盡快要求兩鐵減價，並劃一收費？因為劃一收費可能使每一公里盡量維持在 5 毫的水平，令市民可在現時水深火熱的環境下，減輕交通費的負擔。

行政長官：主席，我深切瞭解到在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及薪酬低調的時候，交通費對很多人來說，是一項很大的負擔。我知道廖局長現在為交通費的問題，正進行一項整體的評估，希望能釐定合適的交通費水平，一方面可讓市民負擔得來，另一方面亦可維持效益，達致良好的服務水平。我相信在不久將來，我們應會向議員和香港社會提供一個比較全面的答覆。我希望鄭議員對我們的問責制度有信心，就很多事情，我們正在積極處理和監察當中。

鄭家富議員：主席，信心是建基於實在的回應，我確實看到廖局長很辛勞地做了很多工夫。不過，也有一些傳言，指政府內部對於廖局長的言論是否正影響一些商業機構的運作，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因此我很擔心。行政長官經常說我們沒有提出實質的建議，於是我剛才便向他提出一項實質的意見。很多人說九鐵公司主席田北辰先生認為劃一收費是可行的，惟地鐵有限公司上

市後，不太喜歡在這項問題上作討論，所以我剛才便提出這項建議，希望行政長官能盡快在這問題上“拍板”，即“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現在，市民便是想政府減低交通費，希望行政長官盡快給我一個實質的答案。

行政長官：主席，政府內部無論在任何事情上其實都有不同的意見，這是很健康的情況。大家可以進行辯論，但通常在最後作出決定時，我們的方向都是很一致的。有關這事，我剛才說過，廖局長正在研究這項問題，我們也很着急，希望早日能得出結論。

李國寶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他在這 5 年的任期內，有甚麼特別的希望能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想告訴李議員，我想做的工作實在太多，香港面對的挑戰也很多。但是，無論如何，都要着重處理重點的工作。所謂重點工作，便是我剛才所說的，復甦經濟及恢復市民的信心。至於我的希望是甚麼呢？我希望 5 年後，香港經濟成功轉型，經濟蓬勃增長。

陳偉業議員：行政長官，兩年前我曾就有關華基的事件向你提問，當時你問我那項問題是否真的。這項真的問題至今已存在了兩年，但仍未獲解決。

我現在想就另一項真的問題向你提問，那是有關信心危機的問題。我不希望你再問我這項問題是否真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在某程度上帶來了新的政治信心危機。無論小市民、的士司機、麥當勞的侍應都會對這件事有一定的看法。他們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會對他們的人身自由及人權方面有一定的影響，而這些自由和權利也會被削減。當然，你曾經一再強調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你多次表示，香港現時享有的自由較以往更多。不過，這些話似乎不會有太多人相信。雖然實際上，負面的影響暫時還不算很大，但信心危機是存在的。

現時，經濟危機的問題還未解決，失業危機仍然存在。當這麼多的危機仍然存在，像一浪接一浪般覆蓋着我們，或一座又一座山般壓着我們時，整個香港社會便有很多困擾。現時，你又再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危機，你如何能確保在完成這項政治使命，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之餘，避免及減少政治危機和信心危機的出現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要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是你和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共同責任。5 年過去了，現在正是立法的時候，社會上有憂慮的聲音，但社會上也有很多積極支持的聲音。我本人認為在這項問題上，政府會繼續對那些像你一樣抱着懷疑心態的人努力地作出解釋，指出為何有這必要，希望能說服抱有懷疑態度的人。

另一方面，我認為現時實在正是立法的時候，我不感到有政治危機的存在。大家為了國家好、香港好，立法是天經地義的事。

陳偉業議員：我記得五年多前我談及香港經濟危機的時候，有很多人罵我，行政長官當時也曾批評我們在抹黑香港。不過，5 年前我擔心會發生的事情出現了，當然，經濟危機的出現不是我的責任。現在我告訴行政長官會有政治危機，但他卻對我說這是不會發生的；我們可能是在製造恐慌，以及我們是有責任向市民解釋。不過，該條例的立法事實上製造了很多因素和訂立了很多條款來限制多項政治權利和人權自由。行政長官如何確保在履行或落實他的政治使命之餘，盡量把大家擔心的情況及對市民的人權和尊嚴的剝削和限制減至最少呢？

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有哪些方法可確保盡量把影響減至最少呢？

行政長官：其實不是盡量減至最少的問題，而是不會有影響的。我已跟陳議員說過數次了。（眾笑）

劉江華議員：主席，董先生很重視粵港的經濟合作和物流的關係。我想問一問，現時談論的粵港澳大橋，其實也頗為重要，特別是現時廣東省的重點也是在於西部的開發。

我想問，董先生對興建這道橋的時間表是否持有正式的態度，以及會否跟廣東省方面直接聯繫，以推動這道橋盡早興建？

行政長官：劉議員，任何能夠加強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東西岸聯繫的基建，我都會支持，特區政府也會支持。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發展與香港將來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因此，能夠有一條更好的通道，對我們是很重要的。其實，我剛才已說過，這對珠江西岸和澳門也很重要。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可知道，對於現時所指的通道，姑勿論用哪種形式興建，是橋梁也好、有部分通道在地面行走也好、隧道的方式也好，大家要知道，百分之九十多是在廣東省的領域內的，因此，無論在生態方面的問題、環境保護方面的問題、對航道方面的影響等各方面的問題，廣東省的取決是很重要的。就這方面，我很高興告訴各位，現時特區政府與中央有關單位已經展開了一些研究，看看是否可行和如何推行等。因此，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是抱着積極態度的。

劉江華議員：主席，除了行政長官所說的需要和他支持興建外，時間性其實也相當重要的。過往，政府的態度是認為至 2016 年才有興建的需要，但我的看法是，今天已經有需要興建。因此，行政長官會否認為應要盡快修改那個 2016 年才有需要的時間表？

行政長官：劉議員，其實有些財團已說過，他們有辦法進行融資，故此，如果有辦法的話，他們會盡快興建，因為在這方面，政府是不會亦不可能給予幫助，這些畢竟是私人企業的發展項目，而且的確有企業願意營辦。

我想在這方面再次強調一下，我們希望工程越快進行越好，不過，這的確要時間來進行，因為涉及的單位不僅是香港，而且還有其他很多國家單位，包括廣東省在內。因此，我們要一段時間來進行，希望大家盡快在這方面努力。

劉千石議員：主席，剛才行政長官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是落實“一國兩制”的基石，同時亦指出，他瞭解市民的憂慮。我相信市民的憂慮是一個真相。梁愛詩司長昨天在回覆兩個律師公會的信中指出，如果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未能取得共識，政府將須重新評估情況。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如何理解“達致共識”？如果在諮詢期未能取得共識，政府會否再堅持提交立法？“重新評估”的情況是指甚麼？準則是甚麼？政府會怎樣做？

行政長官：主席，劉議員，由於諮詢期剛開始了，我不想在此作任何結論。希望大家多提供意見，瞭解文件的內容、文件的精神。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會支持和接受，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是要負上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的。

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希望行政長官能說明甚麼是“共識”，是否大多數人支持便是共識呢？究竟如何看得出大多數人支持呢？

行政長官：主席，諮詢期剛開始，我想大家要互相聽取意見。事實上，在民意調查方面，我最近亦在報章上看到一些民意調查，所以其實是有很多渠道的，我也相信香港市民是支持這項立法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最近跟財政司司長亦談到穩定樓市的重要性，又指出樓市下滑與通縮的關係，甚至有言論說政府會推高樓市。社會上意識到政府可能推出一籃子政策或措施，但至今仍未見政府採取任何行動。我想請問，政府在這方面究竟有甚麼主要的考慮因素？

行政長官：主席，首先，穩定樓市並非單單是說政府要“托市”便成。多位經濟學家曾對我和我的同事說，我們過去四年半的通縮達 13%，其中約 57% 是因為樓價暴跌而造成的，而我們亦知道通縮對香港造成很嚴重的損害。第二，我們可以看到，樓價如果再這樣下跌，便會進一步打擊擁有負資產物業的市民，影響他們的消費意欲和香港的整體經濟。第三，雖然我們現在的銀行體系很健全，一點問題也沒有，樓價再下跌一點都不會怎樣影響該體系，但如果樓價還是一直跌下去，我們便得密切注意會造成甚麼其他影響了。

基於這麼多的理由，亦因為我們知道樓價始終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支柱，所以對於穩定樓價，甚或希望樓價在穩定後會輕微上升，其實是我們很願意看見的事，而這對整個香港，對大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在過去兩三年，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也看見是成功了一陣子，但後來卻因為外圍因素影響又變得不成功；成功了一陣子，因為供多於求失敗了；成功了一陣子，礙於信心問題又不成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確須做一點事才可。孫局長正為這件事急切地進行研究，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可以推出一些政策或措施。我想強調，即使在推出措施後，亦未必在一兩天或一兩個月內立即會有甚麼效果，因為政府是不大可以操控市場的。不過，長遠來說，政府始終是最大的地主，所以是可以影響長遠的樓宇供求。政府在數方面可能是過分干預了市場，我們應減少干預。所以，我們會詳細研究，然後向大家交代。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但研究做得詳細和完整一些後才推出是會比較好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政府一直說在進行研究，但都沒有甚麼公布，是否因為政府擔心一旦有所公布，便會被指是在維護地產商呢？政府有否意識到，地產商持有的空置單位只是七萬多個，但擁有私人樓宇的廣大市民卻達 140 萬人，他們其實才是真正希望看到樓市穩定的人，而不是地產商。

行政長官：主席，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廣大市民，不會考慮地產商的。

許長青議員：主席，本年度首 5 個月的財赤為 560 億元。昨天，梁錦松司長在此向大家表示，會採取一系列措施減低財赤，其中包括加稅、削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削減公務人員人數等。可是，回歸 5 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政府推行這些措施時，往往會遇到很多阻力。請問行政長官，政府有甚麼辦法可以成功推行這些措施呢？

行政長官：主席，昨天“阿松”跟各位談到 10 時半，還不足夠嗎？（眾笑）其實，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財赤，跟當時所作的預測，是在兩方面有差距。第一，是遲了出售地鐵股票，因為我們考慮要把兩鐵合併。然而，這不表示資產不見了，那些資產仍然是存在的，只不過可能要待明年或後年才出售而已。第二，賣地方面可能有一點影響，尤其是假如我們減少賣地的話。不過，減少賣地亦不表示資產不見了，土地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將來才出售而已。事實上，最重要的，是經濟要有所增長。到了明年、後年，經濟一旦有所增長，通縮又緩和了，情況便會比較好。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要盡一切力量令經濟盡快轉型，這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當然，財政司司長昨天提出了其他很多很好的方法，但在目前來說，我們是要加以考慮，要跟大家商量的。

許長青議員：主席，我有一項很簡單的跟進質詢。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在措施方面，無論是節流、開源或“瘦身”，政府會否承諾，在措施未完成前，不會向市民和工商界“開刀”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想我們一定要有決心解決財赤的問題。至於如何解決，我剛才已說過，最重要的，是要經濟復甦。此外，“阿松”曾提出很多不同的方案，讓大家有機會溝通。我們內部亦正在做一些準備工夫，以便跟大家溝通的。我們希望能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方案，既可減低財赤，亦可令大家滿意的。

曾鈺成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說要穩定樓市，社會上當然會有不同的意見。不過，我特別注意到的一種說法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所發出來的信息，有時候是互相矛盾兼且混亂，沒有了方向感。舉例來說，政府一方面說要降低成本以提高競爭力，但如果是托高樓市，又如何降低成本呢？此外，儘管政府說要穩定樓市，但今天又有人指數碼港、科學園等推出平價寫字樓，壓

低樓市。凡此種種，令人覺得每逢談及樓市時，行政長官說希望看見樓市穩定、慢慢上升，但所做出來的事卻又可能是相違背的。其實，行政長官會否同意，在這問題上，政府的方向並不太鮮明，又或所發出來的信息是不太一致？

行政長官：主席，談到競爭，主要得看兩方面，而商業樓宇便是其中之一。自 1997 年至今，商業樓宇的價格已下跌了約 65%，跌幅很大。所以，與過往相比，現在商業樓宇的價格，已有助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我們推動數碼港和科學園，首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外國專業來香港設立寫字樓；第二，即使是本地的公司，也是要以科研為主，以及在搬進了數碼港和科學園後，亦會增加其科研成分；第三，無論是數碼港或科學園，我們都會設立資訊科技或其他科技的平台——例如我們現正研究設立集成電路設計的平台，以便向搬了進去的租戶提供直接幫助。

至於說信息是否混亂，我覺得其實不然。如果是在 1997 年，當時的經營環境受到很大沖擊，因為商業樓宇和住宅樓宇的樓價太昂貴了。可是，到了現在的 2002 年，已並非是最重要的因素。現時，我們的重點工作是顧及整體金融體制的安定，以及處理通縮問題。

曾鈺成議員：主席，這是否說降低營商成本，已不是香港現時要處理的一項重要問題？

行政長官：主席，我們仍要處理有關降低營商成本的問題。例如，羅湖、落馬洲的過關時間太長，導致營商成本上漲，這便是我們仍要處理的問題。又例如政府的批准程序可能已經進步了很多，但有些地方我們仍是可以改進的，一旦加快了速度，營商成本便又可減低些。有很多事情是我們會繼續處理的，而涉及營商成本的亦不單止是地產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原本我要求行政長官向我們承諾不引入銷售稅，但他說每次當他來這議會時，我也會向他提出這問題，所以我今天不再提出這問題。不過，引入銷售稅的確是與經濟復甦背道而馳的。

行政長官剛才提及旅遊，我知道他及政府對旅遊業都很重視和支持。政府的最重要角色，在於硬件的建設和推動，可惜不少工程由決定直至建成，需時數以年計。香港面對很多競爭，而時間亦很緊迫。請問行政長官對於縮

短冗長的程序，例如規劃、土地、行政等，有何妙計？事實上，大家都知道，現時一般來說，要建一個郵輪碼頭或高爾夫球會所，時間往往會因我剛才所說的程序而被拖得很長。請問究竟有甚麼徹底的辦法來解決呢？

行政長官：周梁淑怡議員，我和你及坐在我右手邊的同事，同樣覺得我們仍可以做得快一些，我們會在這方面努力。不過，公平地說，在過去兩年，很多事情都已經有所改進，批准的程序亦遠較以前為快，例如批准食肆經營等。但是，仍有些地方是我們做得不夠好的，我們一定會設法做得更好。我們不會好像內地珠江三角洲這麼積極快速批准申請，因為在香港今天的環境，這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希望我們不會好像一些西方國家般，因為基於很多不同考慮，有些申請在十多二十年後仍未獲批准。我們會盡量做得快一些。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縮短時間方面，政府內部加快速度固然重要，我知道現在政府已在多方面作出統籌，例如財政司司長也有就這問題努力；但同樣重要的是，各方面，無論是議會或私人發展商也要一同努力，多做些工夫，讓整個社會參與解決這問題。此外，有關程序方面，是否可以就一些可能拖長了時間的程序進行研究？我不是說有人故意拖長時間，但可能須改善現時的結構。我相信如果能得到這議會的明白瞭解，以及外界的合作，是可以縮短很多時間的。

行政長官：我不知道周梁淑怡議員是否留意到，在興建公路方面，所需時間已經縮短了兩年多。至於其他方面，謝謝周梁淑怡議員剛才的建議。我們可以與立法會探討一下，研究在程序上如何縮短時間。我們會在這方面努力。我希望在未來數個月，我們加緊這方面的工作後，與你們再作溝通。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剛剛是下午 4 時 03 分，但在我們 29 位輪候提問的議員中，只有 11 位有機會提出質詢。當然，在會議開始時，行政長官用了些時間向我們詳盡描述香港經濟的情況，而本會議員亦是不吐不快地提問得過長了一點。

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多逗留一會至下午 4 時 15 分？

行政長官：好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羅致光議員。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想向董先生提出一個老問題，一個老人家的問題。香港的長者在過往數年都有一個盼望，便是政府可以增加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不過，很可惜，這個盼望被 4 年的時間磨滅了，換來的卻是一份彷徨，因為很多報道指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將被削減，而過往生果金的水平會與該金額的水平掛鈎。因此，現時老人家都很彷徨，擔心生果金會被削減。董先生一定知道，很多老人家都是倚靠那 705 元過活的。董先生可否就這個已經議了 4 年而不決的問題，最低限度向老人家派一顆定心丸，保證不會削減生果金呢？

行政長官：前天早上 7 時許，我上班時，有數名老人家在我的寫字樓門口把我截停，和我談話。他們問會否削減生果金，我反問他們是從誰口中得知會削減生果金的。他們回答到處都有人這樣說。我說不要相信那些人。你們相信我吧！相信楊局長吧！不要相信他們！生果金是不會減的。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沒有跟進了。謝謝董先生。（眾笑）

梁富華議員：主席，剛才董先生就數位同事有關第二十三條立法問題所作的答覆，我個人相當滿意。作為勞工界的議員，除了關心國家的統一和國家安全外，同樣關心的是就業及經濟問題。我希望行政長官對我以下的詢問會提供一個較滿意的答覆，因為大家都記得，在上兩次的答問會上，行政長官的答覆都比較模糊。

現時本港有超過 24 萬合法進入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同時亦有很多合法進入香港的黑市勞工，例如一些工友曾向我說，有些持雙程證來港的人暗地裏當家務助理；又例如較早前觀塘黑工墮樓死亡意外，顯示政府在打擊黑工方面做得不足。請問行政長官，檢討這項已實施 32 年的外籍家庭傭工計劃，為何會這麼困難呢？為何政府不肯作出檢討呢？又政府會如何有效打擊黑工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對於現時高達 7.5% 的失業率，大家其實也感到很難接受，經濟復甦是最終的解決辦法。我們正朝着經濟轉型的方向走，目的是為了我們長遠經濟復甦鋪路。但是，面對現時的失業問題，我們確實要做一點事。

在打擊黑工方面，我曾說過我們是不會手軟的。在過去兩個月，勞工處、入境事務處及警方進行的聯合行動達一千三百多次，有二千多人遭檢控。我可以答應梁議員，在這方面，我們會加強工作。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不會容忍這種情形繼續下去。我亦注意到一些數字，顯示本地傭工的需求增長得很快，所以應該讓本地傭工有一些機會。我相信經過打擊黑工行動後，能夠製造機會，例如在建築地盤，我們可以做一點事。如果各位有任何特別消息，我們很樂意聽取，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方面進一步合作。

梁富華議員：剛才董先生的答覆始終沒有提及檢討外籍家庭傭工政策。請問政府會否認真檢討這項政策？

行政長官：我們現正考慮整個人口政策，政務司司長亦正在進行詳細檢討。當然，長遠來說，我們要研究為了香港將來的經濟發展，究竟需要怎樣的人口、怎樣的人力、怎樣水準的人才。短期來說，我們也會有很多考慮，傭工政策是其中之一。如果梁議員有任何意見，可以直接向政務司司長提出。

馮檢基議員：主席，董先生與財政司司長在兩星期前曾公開表示會托住樓市，希望樓市能微微上升。其實，我很想能掌握董先生腦海中的想法。究竟政府是否會如當年賣官股一般，會不惜一切地長期托樓市，直至樓市自行上升為止？第二個可能性是，政府會採取“托一會，放一會”的做法，以期最終令樓市慢慢下跌，而不致急跌。第三個可能性是，政府純粹是出口術，只會說而不會做。請問董先生的心態如何呢？

行政長官：我以為馮議員會詢問有關公屋的問題。（眾笑）

馮議員，其實，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說才可以說得更清楚。現時樓價的跌勢已危害到我們的整體經濟發展，這是我們不可以接受的。政府將會盡力而為。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追問行政長官。我記得我們在 7 月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委任了高官後，我們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在這個議事廳內說了一番話。當時，他說政府既沒有水晶球，亦沒有魔術棒，以令樓市上升，最重要的是消化現時多餘的私人樓宇單位，然後才再作打算。局長的想法似乎與董先生有所不同，請問董先生曾否考慮如何處置孫局長，還是在托市前已處置了孫局長呢？（眾笑）

主席：馮議員，你應該就行政長官的答覆提出跟進質詢，但為免浪費大家的時間，且看行政長官會否作出回應。

馮檢基議員：可能有阻力，阻礙托市。

行政長官：馮議員，你又想挑撥離間。（眾笑）

其實，我想大家都清晰知道，我剛才曾提到樓市的上落，短期內，例如一天、兩天、一星期、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三兩月，政府的影響力也並不大，只是造成一種心理影響而已。長遠而言，政府是有影響力的，因為香港政府始終是最大的地主；其次，審批權的快慢亦取決於政府。因此，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的，但是這些都只會帶來較為長遠的影響。

黃容根議員：主席，在 99 年，政府為了發展遠洋船業，聘請了顧問公司進行了三十多個月的研究，認定本港的遠洋漁業是可予發展的。但是，要發展這行業，所需的投資比較多，因為 1 隻合資格的漁船，便須用上過千萬元的投資。我們的漁業發展基金只有數百萬元，而現時有十數位漁民希望申請發展這行業，請問董先生的政府會否注資入這個基金發展這行業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不知道黃議員有沒有跟有關的政策局討論過這個問題。因為我是沒有涉及此事的。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曾與楊局長提出過，他直截了當的說過“無得傾”，是不會注資的。我覺得，既然想我們發展這行業……最困難的是要求文化水平低的漁民出來討論此事。兩年前，我曾跟行政長官討論過這問題，行政長官當時亦希望我們發展這行業，但我不明白為何政策局會這樣說一句“無得傾”，便連考慮也不考慮……

行政長官：黃議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行政長官，我答應你，我會和楊局長討論這事。（眾笑）

黃容根議員：好，我先謝謝你。

劉慧卿議員：行政長官，剛才你回覆提問時表示希望幫助市民重拾信心，如果真的要做到這樣的話，市民便要知道自己是當家作主，對於政府是要有選擇的。所以，主席，我想詢問行政長官會否接納立法會兩次提出的要求，馬上展開對政制改革的諮詢，以及行政長官是否聽到有意見認為（現在連商界亦開始表示），時間已經很短促，因為 2007 年距離現在是很短，而這是一項很複雜、很具爭議性的問題。行政長官是否可以拋棄過往所說過的，就是諮詢前有兩個里程碑，即要在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及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完成後才會開始？現在可否調較一下，馬上或盡快展開這項政策檢討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林局長正就這一方面進行研究當中，我知道他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向大家作個交代。何時是適當的時候，當局自會進行諮詢，必定會經過諮詢過程的；何時才算適當，必定會諮詢大家的。反過來說，當家作主這一事，我們在香港的中國人真的要當家作主了，我們要關心國家的發展、關心國家的安全，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就此立法的時候了，這是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事項。

劉慧卿議員：主席，如果行政長官一定要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當家作主，以及政策民主化等混合一起談論，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會表示很歡迎的。諮詢文件中亦提到某些國家也有類似的權力，不過，當然不像我們的那麼“離譜”。但是，行政長官是否同意，所提及的那些開明、民主的國家是自行立法的，他們的人民是有權將政府撤換的。是否要到達這階段才有最成熟的時機來定立大眾認為可能會削減我們的人權的一些法例？此外，行政長官會否覺得，如果市民沒有分參與選行政長官及整個立法機關，那麼便已經不可算是當家作主了？

行政長官：選舉的過程是依照《基本法》來進行的。劉議員，我是選出來的，是經過一個程序選出來。我們日後的發展亦會朝着《基本法》的方向來進行。

主席：現在是下午 4 時 15 分，行政長官回答議員質詢的時間到此為止。行政長官，你是否還有一些事項想提出？

行政長官：我有一個問題，容許我向大家提一下好嗎？

主席：好的，行政長官，請你提出。

行政長官：我想就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向大家說一番話。我們在本年 7 月 1 日開始實行問責制，我對此的感覺和評價是，問責制是運作良好，並可見其成效的。大家可以看到實行問責制後，香港的政治文化更為開放，問責制提升了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使政府更受到市民的監督；政府官員亦更主動透過多種不同的渠道與市民接觸溝通，從而拉近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現時，在社會出現問題或市民有訴求的時候，政府的反應是敏捷了不少，政府官員更較以前勇於承擔責任。

其實，實行問責制後，不單止是主要官員的層面，甚至整個政府架構也向市民問責，問責性是很明顯加強了。過去，政府做事時，官員往往會從慣例或從當時推行的政策方面作出考慮，然而，政府現在的思維變化了，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市民的想法、市民急切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以及如何結合長遠利益，以統籌、兼顧的方式來辦事。由於思維的變化，整個施政作風亦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家明顯可見我們的官員現時勤於連繫社會各階層和界別，敢於將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公開，以收拋磚引玉之效，引發大家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

實行問責制也帶來了第二個變化。事實上，問責制的推行，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各位主要官員不但能夠為自己未來數年的施政任務作出策劃，而且對其他局長施政任務和方向都可以有通盤和徹底的瞭解。在過去 3 個月裏，我們為了使各個主要官員可對政府的全面施政方針有完整的瞭解，我們曾舉行了多次全體主要官員的會議，其間不單止作簡單講述、介紹，並且認真地、實務地深入交流了這些政策方面的看法，具體的考慮以致探討背後的價值觀是甚麼。由於有了這樣的瞭解，便使每一位政策局局長在制訂其政策時可有更明確的方向，更能夠在政策方面有連貫性和訂立優先次序。當然，我們亦特別注意到，在將來制訂政策的時候，一定要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諮詢立法會、與立法會議員商討，以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

整體來說，我覺得我們落實問責制，方向是正確的，我們要肯定它、愛護它，以及幫助它完善。當然，一個這麼大的轉變總須有一段磨合期，有些地方還要經過完善的過程，我們會不斷與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以及立法會議員進行交流，務求使我們的問責制更臻完善、更為成熟、更有利於香港的發展。

多謝各位。

何俊仁議員：主席，行政長官今次很例外地在質詢時間完畢後再次發言，在這情況下，行政長官可否將本會的質詢時間延長一點，讓我們可以就他剛才的發言提出質詢呢？

主席：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 5 分鐘，好讓議員能繼續提出質詢？

行政長官：我必須趕赴另一個會議。

主席：何議員，因行政長官須趕赴另一個會議，如果你想提問，或許以書面向行政長官提出，然後讓行政長官以書面作出回覆。

行政長官：我可以以書面回覆，或與我直接傾談都可以，我是十分樂意的。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21 分休會。